

# 人和猿的界限问题

吴汝康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编者按:** 人猿分野,是研究人类起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贯彻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刊今年第1期发表了周作云同志《人猿分野辨》一文。以后我们即收到一些同志的来稿和来信,对人猿分野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现在再发表吴汝康同志《人和猿的界限问题》这篇文章,希望关心人类起源研究的同志们继续来稿、来信,展开深入的讨论,以便在讨论中不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正确理解,更好地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十年前国内曾一度对人和猿的界限问题进行过争论,但尚没有完结。最近周作云<sup>[1]</sup>又把这个问题重新提出来了。希望经过继续讨论,能把这个问题往前推进一步,更正确地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人类起源理论的根本观点。

周作云的根本论点抹煞了使用天然工具与制造工具之间的本质的区别,这不符合马克思说的“把人当作‘**制造工具**的动物’来定义”<sup>[2:174]</sup>和恩格斯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sup>[3:154]</sup>论断,从而否定了人与猿的本质区别。他还认为最初的使用天然工具就是人的意识的作用,把意识提到了第一位,因而也是不符合马克思的人类劳动最初的形式是“**动物性质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的论断和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类的唯物主义观点的。

周作云还提出了先有“**完全形成的人**”,后有“**形成中的人**”的说法,无论从语义上和原文上下文的内容上看,这都是显而易见的先后颠倒。

这里我只对人猿界限问题简单说说我的认识。

能制造工具的是人,制造工具是人的特征。只有人能制造工具,特别是制造石器,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恩格斯说:“**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sup>[3:150]</sup>但是如果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说,不是人,就是动物(猿),那就把人和猿的界限绝对化了,那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是古猿进化来的,从古猿下地开始向人的方向发展,到制造工具的真正的人出现,其间有一个过渡时期。制造工具的人(真人)的出现,根据现有的资料,最早不过三百万年,而古猿下地向人的方向发展的时间,一般认为至少在一千万年以上。无论这个过渡时期是多长,但总是存在的。恩格斯指出:“**我们既然承认人是起源于动物界的,那末,我们就不能不承认这种过渡状态了。**”<sup>[4:20]</sup>

要在人和动物(古猿)之间划一道绝对分明的界限,割断人和动物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恩格斯明确指出:“**[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是和进化论不相容的——……‘非此即彼!’是愈来愈不够了。……——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

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对自然观的这种发展阶段来说,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就不再够了。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 is 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sup>[3:190]</sup> 从猿到人的过渡阶段正是这种阶段,这是亦猿(动物)亦人的阶段。

能制造工具的是人,不能制造工具的是动物(包括猿),不是人就是动物,“非此即彼”,这是应该首先肯定的。不承认这一点,就混淆了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模糊了人的质的规定性。但是不能只承认“非此即彼”,还要承认有“亦此亦彼”的过程,承认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有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时期的生物或“正在形成中的人”,既不是一般的动物(猿),又不是真正的人,既保留有猿的旧质,又出现有人的新质,是亦猿亦人的阶段。这才是正确的、辩证的观点。恩格斯并且把这种观点提到这样的高度,认为这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恩格斯强调指出:“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和不能解决的两极对立,正是那些强制规定的分界线和类的区别,使现代的理论自然科学带上狭隘的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些对立和区别,虽然存在于自然界中,可是只具有相对意义,相反地,它们那些被设想的固定性和绝对意义,则只不过是把我们人的反思带进自然界的——这样的一种认识,构成辩证自然观的核心。”<sup>[5:12]</sup>

这个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直立行走,这是从猿到人的第一个质变,因而恩格斯说:“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sup>[3:149]</sup> 而直立姿势的形成是经常使用天然工具的结果。由于经常使用工具而产生了初级的“非纯粹的”意识及其外壳的始基性的语言,萌发了自觉的能动性,进一步便能开始制造工具,有组织的社会形态随着出现。人类每一种特征的出现都是一种质变。如果说,其他特征的出现还只是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那末制造工具则是最大的一次质变或根本性的质变,是从猿到人过渡阶段的完成,人类的历史从此开始。这个过渡阶段是人的新质和猿的或动物的旧质不断斗争的过程,是新质不断克服旧质的过程。从物质的主要运动形式来说,过渡时期还是属于生物运动形式的范畴,还是受制于较低级的生物学规律或动物学规律;在制造工具和社会出现之后,社会规律开始发生作用。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贩卖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反对斗争哲学。在人类产生的过程中,如果真是中庸之道,矛盾中对立的双方互相调和,互相均衡,而没有斗争,没有人的新质和猿的旧质之间的斗争,没有新质的不断克服旧质,那末,就不会有由古猿向人类进化的过渡。林彪鼓吹孔老二的“中庸之道”,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在生物进化的史实面前,只能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至于这个过渡阶段归属于人的系统(人科)还是猿的系统(猿科),这不是一个实质问题。种、属、科、目、纲等分类范畴是根据生物的共同特征进行归纳而确定的。恩格斯指出:“单纯用归纳法来证明进化论是不可能的,因为进化论是完全反归纳法的。归纳法所运用的种、属、纲等概念,由于进化论而变成了流动的,因而成为相对的了;而用相对的概念是不能作归纳推理的。”<sup>[3:205-206]</sup> 人类学上根据人类体质的特征,把这个过渡阶段归入人的系统,即人科。

(下转第 186 页)

排除在口缘之外。无辅上颌骨。眼眶大,无眶上骨。副蝶骨腹面无齿。椎体骨化完全,脊索穿孔很小。最前几个脊椎未特化。背鳍之前的神经弧未愈合,有上神经棘。尾正型。尾骨构造和一般原始真骨鱼类相同,最末几个尾椎向上弯。背鳍与臀鳍相对。圆鳞。

**华夏鱼属(新属) *Huashia* gen. nov.**

**秀丽华夏鱼(新种) *H. gracila* sp. nov.**

**属、种特征** 体呈纺锤形的小鱼。头顶部较宽,身体较圆。额骨宽短。顶骨大,二顶骨在中线相接。上枕骨在顶面显露,但不插入二顶骨间。上耳骨略向后突出。后颞窝(post-temporal fossa)被颞顶骨片覆盖。头部感觉沟系统与古鳕科相同,眶上沟终止于顶骨前部,不与眶下沟连接。口裂较小。齿骨有明显的冠状突,前上颌骨较大,齿骨及前上颌骨口缘均生有尖锥形齿。上颌骨小,口缘无齿,部分被排除在口缘之外。无辅上颌骨。眼眶较大,无眶上骨,第三眶下骨大,膜质蝶耳骨小。副蝶骨腹面无齿,内翼骨内面有齿。鳃盖骨大,呈椭圆形。前鳃盖骨外缘交角小于直角。椎体外观呈筒状,内腔中部收缩较显著,最前几个脊椎未特化。背鳍之前的神经弧未愈合。有上神经棘。胸鳍位低,大。腹鳍离胸鳍及臀鳍约等距。背鳍起点与臀鳍起点相对或略后于臀鳍起

点。正型尾,尾部骨骼和原始真骨鱼类大致相同,末端尾椎二,尾下骨约六个,细长的尾神经骨向前延伸到第二尾前椎,尾鳍分叉深。圆鳞。脊椎约43个。DII 11, AII 17, CI 17 I。

**正型标本** 一条完整的鱼。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登记号: V 2996.1

**产地和时代** 浙江永康县河南村、葛塘下;临海县山头许。晚侏罗世—早白垩世。

上述鱼化石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鱼群:

1. 浙江西部地区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以寿昌中鲚鱼为主的鱼群。这个鱼群包括全骨类中的华南中华弓鳍鱼和真骨鱼类中的浙西富春江鱼、浙东副鲚鱼、寿昌中鲚鱼、秀丽华夏鱼。这个鱼群的时代大致相当于晚侏罗世。

2. 介于浙江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之间的浙江中部地区以伍氏副狼鳍鱼等为主的鱼群。已描述的这一鱼群的代表有:全骨类中的永康新鳞齿鱼,真骨鱼类中的伍氏副狼鳍鱼、溪滩永康鱼、多尾椎秉氏鱼、短头浙东鱼、秀丽华夏鱼。这一鱼群的时代可能为早白垩世。

化石的详细描述、图版、插图等均请见正式报告。

(1974年3月18日收到)

(上接第182页)

最后应当说明,古猿怎样演变成人的整个过渡阶段,目前还很少直接的证据,关于人类各种重要特征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目前还很少了解,有待今后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

### 参 考 文 献

- [1] 周作云:《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2卷1期,75—83页,1974。
-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
- [3]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71。
-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
- [5]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

(1974年4月2日收到)